

# 秋至祁连山

朝 颜



9月上旬,我从西宁城起身,一头扎进了祁连山腹地。此时,盛大的秋天已经来临,我亲见了一场属于高原的天地大美。

车子顺着祁连山南麓的公路匀速前行,窗外的祁连山始终逶迤左右,耐心地画着似乎永远也画不完的蜿蜒线条。我掏出手机,定格下一幅色彩斑斓、意境悠远的画面:山的高处,蓝天清澈旷远,天边的白云仿佛随时要飘落下来,轻轻覆住青绿的山脊;山坡上,几顶白色的帐篷散落其间,黑的牦牛、白的藏羊正在啃食青草;山坳里,几块高矮不一的牧草地不规则地卧伏着,密密丛丛的牧草正在由青转黄;山脚下,一条泛着粼粼银光的河流从白桦林间穿过,大片的青稞已经熟透,铺排开平整的金色地毯……

行至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,丰收的田野图景远非我想象中高原的样子。门源是一个农业大县,也是一个旅游大县,素有“金色门源”之美称。在祁连山的重重包裹之下,县境内有一块块宽阔平坦的盆地,放眼望去,一马平川。每到秋天,4万多公顷的耕地麦浪翻滚、青稞饱满、油菜丰收,收割机在庄稼地里穿梭忙碌,目之所及无不是铺天盖地的金黄。

我从未见识过真正的青稞,若是远

观,秋天的麦子、稻谷和青稞都是金灿灿的,并无太大差别。这次,我下决心要亲睹青稞的真面目。趁着汽车停下的空当,我飞快地跑向一块青稞地,拍下了它的特写。只见青稞穗短而结实,每一粒籽实上都伸出一根长长的芒刺。我小心地剥出一粒青稞米,放进嘴里尝尝,感觉到一股淡淡的粮食清香。相比稻米,它的质地要柔软得多。当地人用青稞做成糌粑、面饼、粥或炒饭,也用来酿青稞酒。青海的文友买了几张大大的青稞饼,在车上分给大家吃。我掰了一点儿,细细地咀嚼着,那种陌生而青涩的味道,在我口腔里充盈了许久。

这时节,祁连山南麓的秋果子也成熟了。沙果、梨、沙棘果、人参果……各具风味。在这里,我第一次品尝到了青海的香蕉梨。它形状似梨,色泽金黄、个头匀称,口感却似香蕉,软糯香甜、入口即化。我惊讶这么好吃的水果为何没有卖到外地去,原来香蕉梨一旦成熟,保鲜时间极短,无法长途运输。我算了一下,高原上的油菜、粮食和水果从生长到成熟的周期,都比低海拔地区短得多,因为一年中温度适宜的时间只有区区几个月,它们要抢着开花、抢着结果、抢着成熟。

从门源县进入祁连县当晚,下了一场暴雨,气温骤降,大家纷纷穿上预备好的秋衣秋裤。每一场寒流,都像是一大自然打翻了一次调色盘,金的、黄的、红的、绿的、白的,各种植物的色泽将更加明艳,雪山、草甸、树木、田野、河流,各个板块的层次将更加分明。听当地人讲,再过一个月,祁连山南麓将呈现层林尽染、

气势恢弘、风光旖旎的深秋景象,着实美不胜收。想到随便举起相机都能拍出一张大片,我深深地羡慕了。

清晨从酒店出发的时候,秋风裹挟着阵阵凉意,透过未扣紧的衣领钻进身体里。隔着车窗玻璃往外看,天地间水汽氤氲,一团团厚厚的云雾缠绕在祁连山脉的峰顶和山腰上,真个是云山雾罩、恍如仙境。一路上,我们经过牛羊和马匹成群的草场,也经过河汉纵横的湿地。那些小而曲折的水系,都是八宝河的支流。它们在草原上时而出现,时而消失,并没有一条十分清晰的水路,似乎它们只是自由随意地为着滋养草地、喂哺生灵。

的确,在祁连山南麓的湿地上,生活着大天鹅、黑颈鹤、绿头鸭、赤麻鸭、斑头雁等大量野生动物。其中黑颈鹤是唯一生存和繁衍于高原的鹤类。在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科普馆观看纪录片时,我看到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:一对黑颈鹤夫妇生下一儿一女两只小黑颈鹤,哥哥在刚刚学会飞翔时不幸遇难。当黑颈鹤夫妇带着妹妹飞离青海越冬时,它们一齐来到哥哥遇难的地方,反复低飞、盘旋、悲鸣,然后才不舍地振翅高飞。它们是如此长情,就像对这片高原湿地一样,不离不弃。

正当我想着黑颈鹤出神之际,突然有人惊呼:“快看,斑头雁!”我赶紧转过头去,只见一群大鸟正从湿地上起飞,在空中排成队列,朝高处和远方飞去。天气凉了,它们迁徙的时候已经到了。此后,它们将承受极低的氧气浓度,飞越高山,跨越千万里之遥,飞向温暖的南方度

过冬天。有人举起了长焦镜头,等我反应过来掏出手机时,斑头雁已经只剩下几个小黑点。

来到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时,雨已经停了下来。云开雾散之后的山地和草原显得更加清新明媚,一丛丛树形优美的青海云杉为大地增添了勃勃生机。一只毫不惧人的岩羊踩着小碎步走向人群,左嗅嗅、右蹭蹭,仿佛在进行独特的迎客仪式。我走过去,摸摸它坚硬的羊角,摸摸它光滑的皮毛,它也不急不恼。听工作人员说,这是去年救护的野生岩羊,刚带回来时还不会走路。现在,它活得健康、安然,俨然已经把救护中心当成家。

跟随工作人员的脚步,朝着一个个繁育基地走去,我见到了此前从未见过的藏原羚、狍子、蓝马鸡、秃鹫等野生动物,也见到一只会伸出舌头舔人手指的梅花鹿。每一只野生动物救护回来后,工作人员都要对它们进行驱虫、救治,而后是繁育或者放回自然。但总有一些无法适应野外生存的野生动物,要在终老。比如一只受伤的黑颈鹤,从德令哈救助回来后,由于翅膀和脚趾都受过伤,且不能完全恢复健康,只能孤单地待在一个小房间里,遥想曾经任它翱翔的广阔天地。庆幸的是,天气一日日变凉,再也不能完成迁徙的它,至少拥有一个温暖的庇护所。

返程的时候,我仍然一次次被祁连山饱满柔和的线条感动,被山沟里流淌的溪流感动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,当人类用心庇护着自然,自然也会全力佑护着人类。

面对秋日的新疆大地,只有让视觉、味觉、嗅觉联动起来,才能真正品味出一场轰轰烈烈的金秋。

站在天山脚下,无论面对苍茫的原野,还是仰望高耸的雪山,都会陡然生出许多感动来。雄壮和柔美、苍凉和热烈、干燥和潮润、沉寂和活泼,这些看似矛盾的景象,竟都能在这里和谐与共、相伴相生。沉寂的沙漠和汹涌的河流诞生于此,挺拔的雪峰和低洼的盆地驻足于此,干枯的荒野和茂盛的草原相伴于此,荒凉的碱滩和美丽的湖泊遥望于此。每一次对大地的遥望,都会惊诧于它的博大和丰饶,似乎没有什么奇迹是它做不到的。仿佛秋日,就是为了见证奇迹,才被安排得如此丰富多彩又妙不可言。

在喀纳斯,秋日里,铅华洗尽,岁月显露出应有的沉静与释然。水变得淡泊而清澈,不再是云雾缭绕;山有了多层表达,丰富而壮观。一层金黄,是疣枝桦和落叶松,将收藏一生的阳光,一片片释放出来。一层嫣红,是山杨、红杉和枫树,那色彩,既有火烧云的奔放,又有火山岩的热烈。一层苍翠,是云杉、冷杉主导的基调,让整座山,保持着青春永驻的样子。远远望去,错落有致林木木,整齐排列,不同色系组成不同的声部,每一支都在纵情歌唱。

在古尔图,胡杨林已经金黄。每一株树干上,都挂满了金色的铃铛,有风吹过,就叮当作响。这是胡杨树之间的交流,用金色的语言,描绘依恋的世界。这个拥有千年美誉的生命,此刻正活出自己想要的自信和辉煌。

在柯柯牙,冰糖心苹果已垂挂枝头,每一个都是甜蜜的源头。还有吐鲁番的葡萄,晶莹剔透;库尔勒的香梨,馨香幽远。还有哈密甜瓜、金灿灿、圆滚滚,芳香四溢,闻一闻味道,就引出了三尺垂涎。秋日的新疆,是视觉里的眼花缭乱,是味觉里的丰富多彩,更是嗅觉里的层出不穷。单是一滴薰衣草或玫瑰花的精油,就蕴含了四季的风情。

一直以为,写作者与家乡之间,有一组隐秘的暗码。当我们摊开稿纸,开始为家乡书写的时候,其实是在进行一层层的解码。将每一个景象从我们的血液里面提炼出来,就像让盐从海水里面结晶出来那样,让漂泊的情结呈现出完整的原貌,也让柔软的情感找到坚实的依靠。

当面对一座山、一片湖、一丛金灿灿的胡杨,我都会情不自禁地高歌起来、舞蹈起来,这是内心生发的

情感,也是眷恋酿出的粗犷。当秋天遇到了新疆,就找到了生命应有的绚烂。

秋日的新疆大地,到处都是舌尖的故事,到处都是艺术的景象。想要全面展现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,实在是一种奢望。所以,只能在有限的篇幅里,打开一扇小窗,让凉爽的秋风吹进来。那风里会有一缕淡淡的苹果香,你仿佛置身在果园里,在轻轻歌唱的时候,那些童年的时光,就慢慢穿过了你的胸膛。

曾自豪地以为,我记住了这里的模样:高耸入云的雪山,蜿蜒曲折的河流,辽阔悠远的草原,寂寥空旷的荒漠……当我沉思,想用心走近的时候,这些景象却退向远处,成为一个虚幻的背景。所以,对新疆的描述,总有些力不从心,尤其是面对五彩斑斓的秋天。

对家乡的叙述,其实就是把散落一地的情节串联起来,在诉说一个人,与一个地方的相遇。这种诉说,是一条河流的表达,也是一行露珠的牵挂。无论激荡还是舒缓,无论春风还是秋雨,这片土地都能听懂。毕竟,我们与它经历了所有的芳华。



## 金秋册页

张行方

### 田野

秋天,太阳越来越温和。沿一条田间小路,我走进秋天深处。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气息,大地上铺满金黄的落叶。晴多雨少的季节,植物的汁液停止流动,收获的窗口悄然开启。

万物奔赴金秋的盛典。一排排红高粱高擎火炬,从天边逶迤而来,浩浩荡荡。玉米的队仗步履整齐,英姿飒爽地接受风的检阅;风吹过,秸秆轻摇,叶子簌簌作响。平原上的村庄,像小船驶入金黄的稻浪。

一只大鸟扑棱棱飞出,时间的乐队,再一次奏响天籟的交响。空气里不时有豆类炸裂的脆响:黄豆、绿豆、爬豆、芝麻,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弹射出去,籽粒飞散。眼前有蚂蚱飞过,洗净兮,振振兮——几千年未变,不紧不慢的吟唱,汇成生命的乐曲。

天空湛蓝,白云辽远,天地之间更加空旷。麻雀成群结队,飞起又落下,从这个秋天,飞往下一个秋天。

在秋天,田野变得丰富,一切各归其所。这是交接的时刻。时间仿佛静止了,像一场交响乐的停顿——一个乐章刚刚结束,而另一个,即将开始。

### 果园

秋风飒飒,木叶簌簌,果园里越来越疏朗。叶脉里的水渠越流越缓,此时,已几近干涸。原本浓绿的叶片,变黄,卷曲,枯干,渐渐失去油漆般的光泽。

几乎所有的果实已经定型。弯垂的枝条伸向大地,像米勒《拾穗者》中那些劳作的手臂。

在胶东半岛,最浩大的是果树的队伍,数不清的果实缀满枝头。红艳艳的苹果、黄澄澄的柿子、紫莹莹的葡萄、金黄的梨、火红的山楂、咧着笑的石榴和板栗……果实沉甸甸的,香气四溢。

采摘的季节,也是酝酿的季节。空气里散发着诱人的香气,清甜,香醇,丰腴,分不清是果香还是酒香。

小路蜿蜒,连接起果园与远方。快逸车辆往来穿梭,一个个遥远的地址,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和希望。

### 山林

秋天,风调转了方向。凉意从高处流泻下来,化作一股股雾气,在山林间弥散。

夏天的山林是清一色的青绿,而到了秋天,树与树的不同便显现出来。不同的植物群落,呈现出绚丽多彩、层次分明的色调:火红的黄栌、五角槭,暗红的栲树、盐肤木,明黄的银杏、槐树,淡黄的鹅掌楸、山核桃,枯黄的橡树、椴树……大自然是最精湛的山水画大师,又到了它施展丹青技艺的时候。一双看不见的妙手,尽情涂绘着北方的秋天。

天地清旷。近处的山林在后退,一天比一天幽远。远处的山影却更近了,像靛青色的屏风,层层叠叠排列到天边。山幽林深,收藏着落叶和种子,也积蓄着年轮和力量。

落日熔金,余晖把山脊染得通红。这是天地间的壮美,斑斓而又安静。

### 开海

黄海和渤海开海了。

渔港里的船早已按捺不住兴奋。鞭炮声中,休渔期的彩绸揭下,千帆竞发,如脱缰的野马,奔向蔚蓝色的海洋。

浪花飞溅。渔船属于大海,就像骏马属于草原。船与浪久别重逢。

伏季休渔,是人们与大海订立的契约。沉淀了一个夏天,海水变得更加清澈。夏天的海是辽阔的产床,有许多秘密在其间发生——无以计数的生命,悄然进行着生命密码的转换。

秋天,这些转换已完成。海风轻柔,水波澹澹。一排排箱笼,一串串浮球,是海岛人写在海上的诗。现代化的海洋平台、智能网箱,宛如硕大的粮仓,矗立在广袤的蓝色牧场上。

落霞映天,渔舟归航。满舱渔获,让渔船吃水很深。大海再一次献出水中的果实:闪着银光的鲑鱼、刀鱼、黄鱼,缓缓蠕动的刺参、紫海胆、皱纹盘鲍,正值肥美的梭子蟹、对虾、栉孔扇贝……

夕阳收起最后的余晖,浪花低语。一轮明月,靠在大海的胸膛上,静静感受岁月的呼吸。



▲中国画《隽味》,作者陈大羽,中国美术馆藏。

## 大地

吟唱,脚下的青草柔软而舒适。阳光洒在身上,温馨而静谧。牛羊啃着草,悠闲自得。它们不时抬起头,听听风声,看看云朵,欣赏南滩一切的美。吃草的牛羊,每一口咀嚼都沉稳,而小羊羔们撒欢蹦跳的模样,天真无邪。这是生命最本真、最纯挚的姿态。这片蓬勃的绿色,不仅是大地温润的肌肤,更是生命温暖的摇篮。

在南滩草原,遇见一个湖。湖水紧偎森林,有草原般的绿色。这是大地的眼睛,镜子一般清亮。微风拂过,湖面泛起涟漪,波光粼粼。芦苇,轻轻摇曳,与湖水低语。我弯下腰,掬一捧水,向空中一抛,每一滴水珠在阳光下像粒粒晶莹的珍珠。水的温柔、包容,给予人们无尽的恩赐与守护。这湖,不仅是一道美丽的风景,更是草原生命的源泉。

夜色中的南滩草原,是一场梦幻的盛宴。

夜,静谧而深邃。头顶繁星点点的夜空,仿佛伸手可以触摸月亮。月光洒在草原上,给这里的一切都蒙上一层银纱,朦胧而美丽。

在这里,吃烤全羊,边吃边说笑,一串串的笑话,逗得篝火激情燃烧。篝火周围,大家的手一牵,就牵出了微笑,牵出了舞蹈,也牵出了歌声:“美丽的草原,我的家,风吹日晒遍地花……”

南滩草原,我愿化作一颗草籽,扎根这片土地;化作一片云彩,飘荡这片天空;化作一阵风,轻拂这片美丽。

## 南方的草原

谢德才

南滩草原,位于湖南省桑植县东北部。当我一脚踏入这片草原,绵延至天际的绿色,像一幅永无尽头的画卷,在我眼前徐徐铺开。远远近近的村庄,炊烟袅袅,公路在青山中盘旋,美妙无比。

这里离天很近。草原在蓝天的衬托下,显得更加辽阔。绿草,如麦浪,一波连一波,以温柔的姿态与我打着招呼。每一棵草,都是大地精心孕育的,在阳光下,闪烁着银光的生命光芒。草丛中,错落有致地点缀五彩斑斓的野花。它们绽放绚烂的笑脸,将草原打扮得如梦似幻,如诗如画。

空气中,弥漫着青草和野花的香气。漫步在草原上的我,仿佛听到风的